臺大歷史學報第 56 期
2015 年 12 月，頁 189-222

BIBLID1012-8514(2015)56p.189-222
2015.5.21 收稿，2015.8.7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5.56.05

國軍在孟良崮戰役的指揮權（1947 年 5 月）

劉 熙 明*

提 要

1947 年 5 月，國共內戰中的山東戰場孟良崮戰役，國軍精銳部隊整編第七十四師被人數佔優勢的共軍圍攻，全軍覆沒。此役中擁有指揮權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1893-1987）誤判軍情，又忽略前線部隊準確的情報，錯失救援時機，是國軍慘敗的重要因素。相對於此，蔣中正（1887-1975）越級指揮與最高統帥部是否洩露情報，並非關鍵。國軍前線部隊執行作戰計畫的軍事行動之初，共軍已從戰場情勢中確認整編第七十四師的行動，祕密集結主力，伺機而動，在該師冒進、脫離與友軍互援後，切斷雙方聯繫。該師遭遇共軍強烈抵抗，撤至不利防守的孟良崮，又因顧祝同救援遲緩與友軍可能敷衍救援，導致該師被圍殲。

在 5 月 12-16 日數日戰役期間，前線指揮官顧祝同比蔣中正更快獲得情報，也擁有下令部隊迅速馳援的指揮權，此是蔣顧二人的共識。該師撤至孟良崮的關鍵時刻，蔣中正仍樂觀以為此攻勢作戰可以殲滅共軍。然而，顧祝同的判斷錯誤，救援行動延遲一天，致使該師全軍覆沒。蔣雖在 5 月 16 日直接下達救援命令給各兵團與整編師，為時已晚。

關鍵詞：國共內戰　國軍　蔣中正　顧祝同　山東戰場　孟良崮戰役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1067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E-mail: zz888zzzz@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孟良崮戰役前的指揮權
二、孟良崮戰役時的指揮權
三、郭汝瑰是否洩密對孟良崮戰役的影響
結 語

前 言

1947 年 5 月中旬，國共兩軍在山東戰場沂蒙山區（沂山與蒙山合稱）的孟良崮戰役，被視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以下簡稱整七十四師）幾乎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1903-1947）等多位領導人殉職，國軍被殲 3 萬多人，美式裝備損失殆盡。[1]因此，此役被中華民國國防部的國軍戰史視為「華東國軍最慘痛之損失」。[2]

山東位於國府政經重心京滬附近，俯瞰津浦、隴海與膠濟路，是國府必須控制的地區。其中沂蒙山區形勢險要，地形錯綜複雜，為共軍重兵雲集的老解放區；而國軍在此缺乏地利與人和，難以使用先進武器，情勢非常不利。[3]但因此處地理位置重要，是雙方必爭之地，大小戰事頻

1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頁 109-113。整七十四師組建於對日抗戰之初，與日軍多次正面交戰，戰績不錯。抗戰勝利之初，曾駐防南京孝陵衛，此時被稱為「御林軍」，整編後成為整編第七十四師，配備美式武器，被稱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蔣中正與陳誠視其為國軍模範。共軍將其準備大軍攻擊整七十四師的行動稱為啃「硬核桃」。見王成斌、劉炳耀、葉萬忠、范傳新主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史》第五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頁 355-359。國軍五大主力是指整編七十四師、整編十一師胡璉部、第五軍邱清泉部、新一軍與新六軍。

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141。

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15、119、165。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59），頁 17。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繁。1947 年，國軍的戰略是以優勢兵力深入沂蒙山區，尋找共軍主力決戰，以殲滅之。[4]孟良崮戰役即是此時期攸關國共勢力消長的重要戰事。

國軍此役慘敗，國軍戰史對此指揮權的看法，認為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指示直屬的第一兵團部分兵力控制後方要點，致使兵力分散；第一兵團 5 月 12、13 兩日不應由整七十四師獨立向坦埠攻擊；15 日共軍開始向孟良崮圍攻時，第一兵團未令掩護部隊增援，反而令其退至距離孟良崮較遠的地區。顯見徐州司令部與整編師之間，「兵團之指揮能力及權責均欠完整」，再加上「統帥部又常加干涉，權責亦欠明確」。戰術方面，整七十四師不應退守孟良崮高地，不利防守。[5]綜而言之，國軍戰史認為孟良崮戰役慘敗的主要責任，是徐州司令部與第一兵團兵力部署失策，責任不在統帥部。但統帥部「常加干涉」，越級指揮，是否也與敗戰有關？上級為何允許整七十四師以少數兵力進入共軍主力集結之地？此作戰計畫有無疏失？

針對統帥部越級指揮，國軍方面的論點是「統帥部除直接指揮綏署及戰區外，經常指揮戰區、綏署以下至綏區、整編軍或軍團，甚或有時指揮至整編師。以致戰場中之作戰指導，多操之於統帥部手中，未能向下授權，以適應戰場狀況」；[6]而「戰地高級指揮官，完全依命行事，缺乏推斷任務之能力與膽識」，是以「指揮未盡統一，而上級命令，又過

東「直接威脅敵人的政治、經濟中心南京和上海，並扼制著連結東北的海上通道」，見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 483。粟裕（1907-1984）為孟良崮戰役時共軍的指揮官。

4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 220。

5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82-284。

6 國軍戰史檢討指揮權，指出：「國軍統帥部指揮節度，較為集權化，亦即所謂緊韁統帥。各地區作戰構想及指導，往往由統帥部基於上層人員之判斷而確定，與戰場狀況難免有所隔閡。在研議過程中，亦不徵詢下級意見，又不重視戰場指揮官之意見具申。」見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九冊・總檢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 142-1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干涉細節，致使下級毫無指揮運用上之彈性與自由」，[7]咸被認為是國軍在內戰失利的重要因素。

不過，國軍戰史認為陸總部徐州司令部與第一兵團負敗戰最主要責任的論述是否允當？或有迴避統帥部責任之嫌？有關國共內戰時期國軍指揮權的研究中，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一文，為首篇分析蔣中正手令對於戰爭影響的學術論文，指出「手令越級指揮作戰，所造成的禍害，似未如前人想像之大，其原因在於國府軍政要員對於不合理的手令或越級指揮，每多採取各種方法予以抵制，甚至拒不執行」。[8]張文主要分析抗戰期間的情形，討論國共內戰時期的內容並不多。筆者〈國共內戰期間國軍的指揮權問題：南麻戰役的個案研究〉一文，提及國軍在南麻戰役獲勝的原因之一是蔣中正直接指揮，下令救援部隊迅速出動。[9]但南麻戰役是國軍在山東戰場上少數獲勝的大戰，在其他慘敗的戰役中，蔣中正等最高統帥部或其他上級的指揮，又扮演何種角色？

國軍在沂蒙山區戰事的高層指揮機構，層層節制之下，蔣中正授權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全權指揮，蔣與顧之間的指揮權如何運作？習慣越級指揮的蔣中正在此間扮演的角色，尚待分析。位居前線的第一兵團司令官湯恩伯（1898-1954），如何秉承上級命令指揮整七十四師？受湯恩伯指揮的整六十四師師長黃國樑（1900-1978）認為：「我以為整七十四師被殲，影響大局，湯恩伯中將實應負責。」[10]但湯恩伯是否必須負最大責任？整七十四師孤軍深入，是否為湯個人決策？

此外，本戰役另一疑點是統帥部的作戰計畫是否被國防部作戰廳長、又是中共間諜的郭汝瑰（1907-1997）交給中共？如果是，是否造成

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64。

8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北京），頁 36-40、48。

9 劉熙明，〈國共內戰期間國軍的指揮權問題：南麻戰役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1 期（2013，臺北），頁 99-131。

10 〈黃國樑將軍山東戡亂戰役回憶錄〉（35.12~37.11），《國軍檔案》（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典藏），C’46-24，155.2/4480。此史料是仍未轉移到國家檔案局的國防部臺北大直史政編譯室典藏之原始檔案，以下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共軍得以預先部署應變，致使國軍慘敗？或是共軍在得到郭汝瑰情報之前，已由整七十四師在前線的行動正確判斷其進攻路線後，決定圍殲部署？戰場情勢瞬息萬變，國軍是否因情報判斷錯誤，導致戰術作為失當，因而慘敗？在高層指揮機構共享情報與蔣中正越級指揮下，若是情報判斷錯誤，其內容為何？那個指揮官判斷錯誤而必須負起最大責任？

國軍在孟良崮戰役中的指揮權運作，以及統帥部是否洩露情報對戰爭勝負的影響，仍待釐清。有鑑於此，本文以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為主，配合《蔣介石日記》（以下簡稱《蔣日記》）、中華民國國防部的《國軍檔案》與出版的戰史、共軍方面的著作及其他相關史料，釐清包括蔣中正在內的統帥部與其他高級指揮官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誰該對此役慘敗負起主要責任，從此個案探討國共內戰時期國軍作戰的高層指揮系統如何運作之多重面相。

一、孟良崮戰役前的指揮權

1947 年，國軍在山東戰場發動攻勢的戰略目的，是以大軍殲滅老解放區的共軍，首要目標即為在沂蒙山區麇集的共軍主力，但出師不利。元月的嶧縣棗莊之役，國軍數萬名兵力被殲滅；2 月中旬，雖攻佔共軍山東首府臨沂，並未殲滅共軍主力，2 月下旬反而在萊蕪吐絲口慘敗。這兩次慘敗，共損失約 10 萬兵力與武器裝備，[11]但並未改變國軍「澈底消滅陳毅股匪之計畫」。[12] 3 月初，最高統帥部為了統一指揮華東與華中戰事，便於兵力機動轉用，將徐州綏靖公署改組為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坐鎮徐州，指揮沂蒙山區戰事；陸總部另設鄭州指揮所，由徐州司令部統一指揮，以便切斷華東共軍與晉冀魯

11 嶧縣棗莊戰役，國軍一個快速縱隊（坦克部隊）與兩個整編師被殲 5 萬 3 千餘人；萊蕪吐絲口戰役，國軍被殲共約 7 個師、5 萬 6 千餘人。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頁 78、84。

1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典藏），1947 年 2 月 2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豫共軍的聯繫。顧祝同在沂蒙山區的作戰指揮系統，除了原有的綏靖區，另設 3 個兵團，做為 4 月發動第二階段會戰的主力，各兵團均有一個戰力佳的主力部隊，第一兵團司令官湯恩伯轄整七十四師等部為其中之一（參見圖一）。此時共軍已壯大，國軍無力採取之前的南北會攻作戰，但統帥部仍計畫在山區內尋找共軍主力，並與其決戰，或迫使共軍放棄「老巢」，以便圍殲。直到 5 月初，國軍收復蒙陰、萊蕪、新泰等多個地區，仍未殲滅共軍主力。[13]

徐州司令部的作戰或部署計畫，一定經過蔣中正的同意或指示。[14]蔣直接電令第一兵團司令官湯恩伯時，會同時電顧祝同。例如 3 月 22 日：「督促顧、湯進剿梁邱一帶山地之匪」；[15] 3 月 24 日，蔣電湯、顧二人：「我軍應先發制人，速照新定計劃實施，……並轉各將領照此意旨。」[16]

---

1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31-137。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49-256。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 483-484。另兩個兵團的主力部隊是第二兵團第五軍邱清泉部（3 月該部為整編第五師）與第三兵團整編第十一師胡璉部。

14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典藏），1947 年 4 月 25、26、29 日。「顧祝同電蔣中正已遵示部署於三十日前佔領泰安打通兗州與濟南鐵道線並呈作命第二號暨附圖」（1947 年 3 月 19 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六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80200-00315-057。蔣主席電顧祝同：「（一）對盤據泗水鄒縣梁邱中間山區及津浦路滕鄒以西微山湖邊地區之匪部，應即計劃先行肅清並應防其竄擾鄒滕。（二）在此時期臨沂主力未向北進剿以前，應即臨時編成幾個縱隊，分路分區用游擊方法出匪不意，……搗毀其重要巢穴，使之無法向我竄擾，此可責成湯司令恩伯與李副司令玉堂負責主持。」見「蔣中正電顧祝同肅清泗水鄒縣梁邱中間山區津浦路滕鄒地區共軍」（1947 年 3 月 19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23。「應嚴為督飭各兵團迅速果敢行動，以期捕捉匪軍主力於戰場而殲滅之」，見「蔣中正電顧祝同指示對沂蒙地區作戰計畫」（1947 年 4 月 23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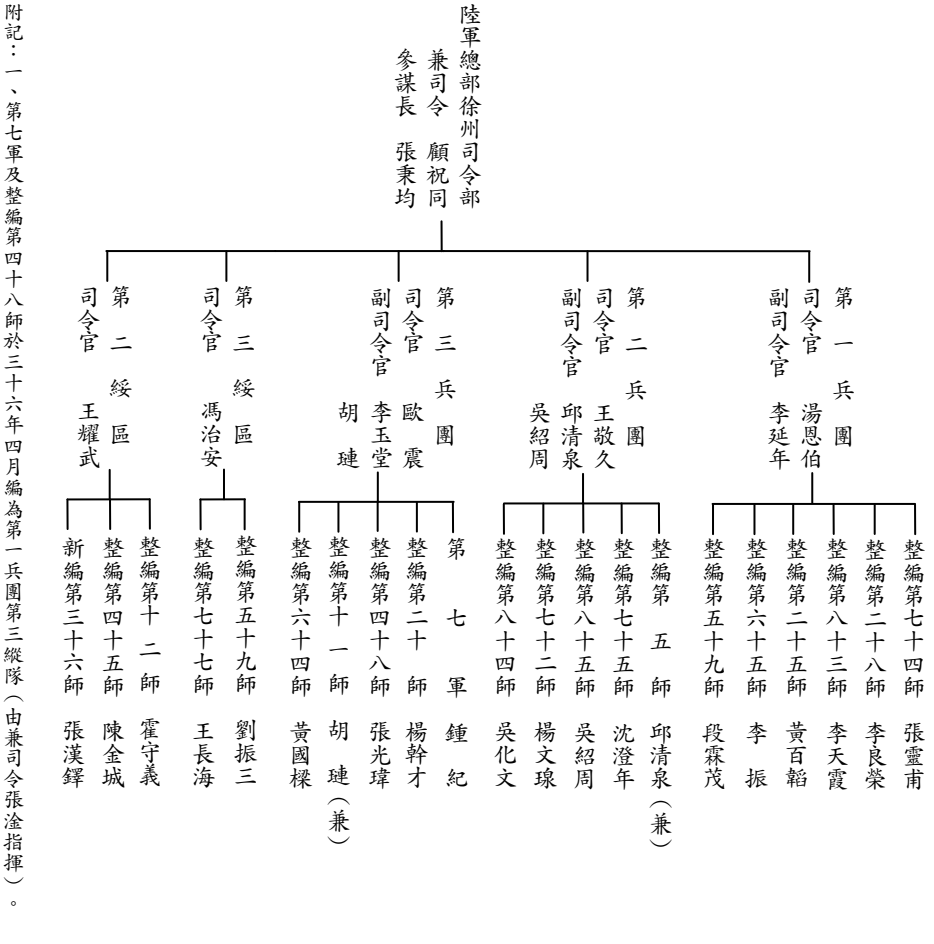
1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3 月 22 日。

16 「蔣中正湯恩伯顧祝同我軍應先發制匪速照新定計畫迅速行動乘匪南下就近殲滅其主力」（1947 年 3 月 25 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六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315-0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蔣的指令有時是透過參謀總長陳誠（1898-1965）中轉。[17]

圖一　孟良崮戰鬪國軍戰鬥序列表



附記：一、第七軍及整編第四十八師於三十六年四月編為第一兵團第三縱隊（由兼司令張淦指揮）。
二、本戰鬪直接參戰部隊，為整七十四師全部及整八十三師整二十五師各一部，餘均為策應部隊。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頁 20-21，插表第二。

說　　明：1. 第一兵團「整編第五十九師段霖茂」，應為「整編第五十七師段霖茂」。
2. 邱清泉部在 1947 年 3 月是整編第五師，5 月是第五軍。

17 1947 年 3 月 22 日，陳誠回憶，蔣主席手諭顧總司令祝同、湯副總司令有關臨沂主力的進攻戰事，「當即轉令遵照」。見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2005），頁 232-2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前線部隊的指揮權，可由蔣中正下達的電令分析。陳誠 4 月 5 日呈蔣「魯中第二期會戰計畫」：「在湯司令官指揮下，各兵團由彼自由發揮固合戰術原則，但在任務與協同關係上仍須遵照大本營計劃，由顧總司令統一規定」。蔣 4 月 15 日同意。[18]因此，當共軍脫離國軍的圍剿時，蔣才會在 18 日的日記中批顧：「與顧墨三電話，知魯南匪已逃避，又失一滅匪之良機，此種拙劣之幹部直不可以再為恕宥，痛憤之至。」[19]

4 月 23 日，蔣下令顧祝同對山地作戰，非奉命令不得使用重砲兵。[20]湯恩伯、第三兵團司令官歐震（1899-1969）與兵團司令官所轄整編師之軍事行動，蔣則透過顧下達作戰要旨，攻擊的地點如坦埠、沂水、莒縣等。[21]蔣並派陳誠在 4 月 25 日到徐州指揮魯中戰事。[22] 26 日，國防部電陳誠與顧祝同，陳誠回電蔣：「目下陳匪主力西移新泰萊蕪以西地區，為適應作戰狀況經對魯中會戰作扼要指示，除電飭顧總司令遵照實施。」[23] 29 日，蔣下令收復坦埠、沂水及莒縣；[24] 30 日，電令陳誠、顧與兵團司令官，要求在 5 至 7 天內擊破匪軍，完成佔領各要地之任務，「各兵團之細部部署已與顧司令商定」。[25]但 30 日，蔣又決定緩攻坦埠，

18 俞濟時在 4 月 15 日的簽呈。見「陳誠電蔣中正湯恩伯魯中第二期會戰計畫」（1947 年 4 月 5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29。

1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4 月 18 日。

20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1947 年 4 月 23 日。

21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1947 年 4 月 25 日。

22 陳誠回憶 4 月 25 日：「晨八時許抵徐，即開始指揮魯中戰事，時魯中共匪圖奪泰安，情勢危急」。見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239。

23 1947 年 4 月 26 日國防部致陳誠、顧祝同之有線電令「對魯中會戰指示」：「湯兵團仍應迅速攻佔莒縣沂水，對十字路方面酌留部隊掩護並以 74D25D65D 協力歐兵團圍殲雲蒙山區匪軍。佔領蒙陰後準備續向坦埠進攻。」見「陳誠電蔣中正魯中會戰作扼要指示」（1947 年 4 月 26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34。

24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1947 年 4 月 29 日。

25 此項作戰指示，4 月 29 日晚上 19 時與 20 時副稿分別由軍務局與機要室會文，30 日發文。見「蔣中正電陳誠顧祝同對魯中作戰指示」（1947 年 4 月 29 日），〈革命文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調動整七十四師與整二十五師的位置。[26] 5 月 8 日，蔣下令調動整七十四師、整二十五師與整六十五師部署位置。[27] 10 日顧祝同奉命後，下令 11 日全線總攻。[28] 11 日，國防部補送作戰計畫給陳誠與顧祝同，陳誠回電蔣「飭顧總司令遵照實施」，當日即飛返南京。[29]

由此可知，4 月 15 日魯中第二期會戰計畫開始執行後，直到 5 月 11 日總攻前夕，蔣下令由顧祝同主導，25 日才到徐州的陳誠，在前線的角色僅是傳達蔣之命令，未干涉顧的指揮權；蔣越級指揮兵團司令官，仍知會顧，顧的戰術作為有相當自主權。在顧祝同主導下，湯恩伯權限應該不大，不過，此時仍未發生大戰，顧與湯之間的指揮權運作，仍不明朗。但可確定整編師的部署位置均由蔣中正主導，顧祝同執行，並由顧全權指揮掃蕩共軍的戰術行動。

二、孟良崮戰役時的指揮權

4 月 30 日以來，共軍廣布於莒縣、沂水、坦埠及其以北地區。5 月 10 日，國軍情報提到共軍兵力分離，尚在整補，湯恩伯獲悉「陳匪主力似仍在蒙陰、新泰東北地區，第十縱隊由博山南竄」；[30] 10 日的《蔣日

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35。

2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4 月 30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1947 年 4 月 30 日。

27 「主席指示 65D、25D、74D 順次向北靠，令 11D 在蒙陽鎮之一旅集中新泰。先生謂匪軍轉用靈活，蒙陰以南仍須顧及，不如於 25D 或 65D 中抽一師為預備隊，機動使用。奉諭：『可』」。見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241。

28 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頁 23-26。

29 「陳誠電蔣中正山東方面作戰電顧祝同遵照實施」（1947 年 5 月 1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40。

30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56-257；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37-138；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頁 2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記》也提及國軍的情報判斷與剿共計畫，共軍「退入沂山中心老巢南麻一帶，仍作避戰待機之狡計」，「我軍必須先佔領……沂水、莒縣各據點，以後封鎖其各山口，一面搜剿山匪，搗其巢穴」。[31]（參見附圖一）

顧祝同據上述情報，在 5 月 10 日命令第一兵團主力於 11 日開始全線總攻，向莒縣、沂水、坦埠追剿，以一部控制後方各要點，掃蕩「殘匪」。湯恩伯根據顧的命令，原本計畫以第一兵團整七十四師與整二十五師為攻擊部隊，先攻略坦埠，並在 12 日佔領；後與友軍協同殲滅共軍主力。隨後湯電話命令改由整七十四師為主攻部隊，整二十五師以一部掩護整七十四師左翼。[32]而 11 日國防部制定以主力攻沂水，另以一部攻坦埠作為助攻計畫，當日蔣中正辰真電令在徐州的陳誠與顧祝同，陳誠同日電蔣「飭顧總司令遵照實施」：

> 陳毅匪軍主力現退集淄博地區，有行機動持久戰之企圖，……。限辰月哿（20）日以前攻佔莒縣沂水南麻博山淄川周村等要點，迫匪決戰，包圍殲滅之。……
>
> 著湯恩伯兵團以五個師迅即擊破當面匪軍，佔領莒縣沂水，並以一部經坦埠分向沂水南麻掃蕩，……各攻擊兵團細部地境由貴總司令決定，……以上各部隊之清剿區域由貴總司令劃定。[33]

蔣中正在 10 日就決定 11 日發動往坦埠等地的攻勢，並在 11 日電令在徐州的陳誠與顧祝同，由顧執行，可見此情報判斷是統帥部與徐州司令部

3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5 月 10 日。

32 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頁 24-27；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57；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38。「五月十一日，我第一兵團之整編第七十四師向坦埠攻擊，並以整編第二十五師、第八十三師各一旅掩護其左右兩翼。」見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第 6 卷下冊，1947 年 5 月 16 日，頁 451。

33「陳誠電蔣中正山東方面作戰電顧祝同遵照實施」（1947 年 5 月 1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40。《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1947 年 5 月 1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共識。其次，國防部原定直接攻沂水與一部經坦埠攻沂水的兩路攻勢計畫，顧下令湯恩伯執行，並以最精銳的整七十四師攻擊坦埠。顯示此時統帥部對顧祝同下達至兵團的攻勢命令後，兵團的行動仍受顧指揮。

第一兵團的行動除了整七十四師攻坦埠與配合該師的掩護部隊外，並有第七軍與整四十八師的先頭部隊在 10 日夜就往沂水方面進攻。而湯恩伯將原為攻擊部隊的整二十五師更動為掩護整七十四師左翼之事，目前不清楚是顧祝同下令，或湯的自主權，但該兩師行動之後，統帥部並無異議。

然而，上述國軍攻坦埠的情報，其實是被共軍欺瞞，誤判情勢所致。第二階段作戰發起前：

> 陳匪故意以一部流竄臨沂以南，造成其將南竄蘇北之假象。陸總徐州司令部竟為所愚，貿然轉用第七軍及整四十八師於臨沂地區，由是導致爾後在兵力部署上一直以第一兵團（南翼）為重點。[34]

此部署造成孟良崮戰役時，約 6 萬兵力「遙隔於五十公里以外」的青駝寺等地區。[35]（共軍作戰計畫詳見後述）

國軍誤判共軍情勢，認為以整七十四師與整二十五師聯合攻擊坦埠，也不是與共軍主力決戰，更未考量到共軍將集中兵力圍攻整七十四師，而以不足的兵力冒進。值得注意的是，徐州司令部轉用第七軍及整四十八師於臨沂地區，此是蔣中正的辰真電令：「各攻擊兵團細部地境由貴總司令決定」、「各部隊之清剿區域由貴總司令劃定」，表示蔣授權顧有自主權。另一方面，國軍根據空軍偵察及無線電諜報，在軍事行動前夕，判斷共軍主力已北竄淄博一帶；又從陸總部到各級前線部隊的臨戰情報判斷，「均不甚正確」。[36]而國軍各級單位共享情報來源

3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66。

3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67。

36 「匪情判斷錯誤：剿匪以來，一貫的煩惱為匪情不明。我軍自攻克蒙陰、新泰、萊蕪，匪軍主力原自泰安、寧陽東竄。但其北竄或南來，視為關鍵所在。當時空軍報告，似有北去之徵候，僅有一次有匪萬餘由博山南下，惟此後即無繼續發現。又我無線電之偵察，則均判定其北去。而我軍諜報人員不能深入匪後，以此匪軍主力之行動，極不易知。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可以指揮部隊部署與行動卻被共軍「所愚」的單位，並非只有陸總部，還包括統帥部。由以下蔣直接指揮國軍的部署可知，蔣同意整七十四師攻坦埠。

5 月 11 日，國軍開始全線總攻擊後，整七十四師從臨（沂）蒙（陰）公路的垛莊向坦埠前進，當天只有先頭營與共軍短暫交兵一小時後，驅逐零星散匪，但「山路崎嶇，車馬擁擠，運動困難」。12 日白天，遭遇共軍強大抵抗，國軍小勝，被俘虜的共軍表示增援部隊之先頭已到達坦埠附近。11-12 日戰事不激烈，12 日 17 時第一兵團繼續下令整七十四師向坦埠攻擊，殲滅共軍後，向莒縣、沂水進攻。[37]（參見附圖二）

國軍發動攻勢之初的 11、12 日，陸總部對共軍主力的動向仍不甚明確，「祇能作戰術上至當行動之判斷」。[38]因此，陸總部主導的戰術行動，仍推論之前的共軍「北竄」，故研判國軍往坦埠進攻的目標非共軍主力，蔣才會在 11 日的辰真電令湯恩伯「以五個師佔領莒縣沂水，並以一部經坦埠分向沂水南麻掃蕩」。

換言之，統帥部、陸總部與湯恩伯均認為坦埠一帶的共軍兵力不多，蔣中正下令「掃蕩」，而非進行決戰。以「掃蕩」而言，既不是大戰，蔣通常不會干涉部隊行動的細節，顧祝同也明言此是他判斷共軍可能的活動後，主導的「戰術」行動。

此期間共軍方面的活動，10 日夜，計畫集結兵力圍攻往沂水的第七軍與整四十八師，11 日夜判斷圍殲不易，轉而將兵力調回，圍殲整七十

則我第一線部隊戰鬥搜索不甚確實，易為匪後衛運動防禦戰所眩惑。陸軍總部以下及各級司令部之匪情判斷，均不甚正確。」見「沂蒙山區戰鬥經過檢討」，〈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3-8 月），《國軍檔案》（新北市：國家檔案局典藏），543.6/2760.2/6。

37 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頁 27-30。

38 顧祝同呈蔣主席五月儉（28）電：「依據空軍偵察及各方報告，似已北竄淄博地區，但對其主力真正所在未能明悉，斯時有判斷其退集淄博地區行機動持久戰，不得已時渡過黃河北竄。對于匪情難于摸捉，祇能作戰術上至當行動之判斷。」見「顧祝同電蔣中正孟良崮戰役我軍當時部署犧牲整七十四師等情形」（1947 年 5 月 28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師，除了計劃切斷該師與其他友軍的聯繫外，也準備攻擊該師的出發地垛莊，斷其退路。[39]

13 日上午，蔣中正辰（7-9 時）元電指示：「湯兵團主力攻佔莒縣沂水，一部進佔日照。」[40]蔣仍依情報判斷追剿沂水的共軍，但此時共軍主力已不在沂水一帶。13 日凌晨起，「整七十四師當面之匪憑恃勢眾，竟發起反撲，遂展開一場惡戰，戰況空前激烈，由晨至暮無休止」。掩護整七十四師的八十三師其中一個旅，「未發現任何匪蹤，其他各師狀況，亦無重大變化」；整六十四師原本奉命搜剿共軍第六縱隊，「連日來，竟毫無發現，陸總徐州司令部曾一度判定該匪已乘隙回竄」。[41]從 13 日夜到 14 日晨，共軍兵力增加，開始向整七十四師「兩側深入」，雙方激戰，14 日晨張師長認為狀況不利，向孟良崮方向「轉進」。[42]直到 14 日中午之前，統帥部、陸總部仍不知道共軍將圍殲整七十四師。

13 日黃昏，湯恩伯下達 14 日的攻勢作戰命令，[43]此時整七十四師

---

39 共軍在 12 日下令第一縱隊與國軍不知的隱伏中之第六縱隊攻擊垛莊。見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 128-131；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 491-499。

40 「顧祝同電蔣中正孟良崮戰役我軍當時部署犧牲整七十四師等情形」（1947 年 5 月 28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4。

4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39。

4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39。又，據共軍記載，張靈甫直到 14 日上午 10 時，「才如夢初醒，判明華東野戰軍有圍殲該師的意圖；遂命令部隊放棄北進，立即由汶河向南退卻，並拚力向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反撲，企圖向界牌與整二十五師靠攏，遭到第一縱隊阻擊未能得逞。當晚，縮集在孟良崮、蘆山地區固守」。見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33。

43 整二十五師的〈戰鬥要報〉14 日記載湯恩伯司令官 13 日酉（17-19 時）電，「坦埠附近之匪仍在桃花峪藍石山紅山之線頑抗中」、「兵團先殲滅當面之匪後向莒縣沂水進出」，「整七四師應於寒（14）日午前擊滅當面之匪，佔領坦埠，肅清附近殘匪」。見「陸軍整編第二十五師界牌附近戰役戰鬥要報」（1947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17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新北市：國家檔案局典藏），543.6/2760.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至坦埠以南 7 公里之大箭、馬山、黃鹿寨之線。」[44]當夜蔣中正透過電話督導湯、顧二人作戰。[45]晚 11 時，蔣以電話指示顧：「應令湯兵團迅速進佔莒縣、沂水。」[46]也就是說，直到 13 日之夜，統帥部、徐州司令部與第一兵團均不認為共軍主力已在圍攻整七十四師。

整七十四師成員之一林緯年，在 1950 年代回憶當時的狀況，指上級指揮官在 13 日仍下令攻擊：

> 十三日晚，七十四軍已獲悉優勢之匪，已向我包圍，友軍猶未按預定行程到達，但上級指揮官認為大股匪為我第七軍、第二十八軍等吸引在沂水方面，不予相信，且令七十四軍繼續攻擊前進。[47]

可見整七十四師在 13 日晚上雖有被包圍之勢，但因無法立即瞭解全面情況，又必須相信上級有關共軍主力仍在沂水的情報，仍依命令準備 14 日晨的攻勢。共軍戰史也提及 13 日 16 時整七十四師佔領邁逼山、馬山、大箭一線各點後，「發現坦埠附近有華東野戰軍重兵集結，恐夜間被襲，當晚主力縮踞楊家寨……之線」，但師長張靈甫仍「命令各部連夜做好繼續進攻的準備，妄圖於 14 日一舉攻下坦埠」。[48]

對照上述各方說法，13 日黃昏後到當夜，蔣中正、顧祝同與湯恩伯仍誤判共軍主力在沂水一帶，他們可能接收到整七十四師被攻擊的報告，但前線部隊在老解放區遭共軍夜襲或騷擾是普遍現象，該師也未求援，致使上級並不認為該師面臨險境，直到 14 日晨仍維持 13 日黃昏的

---

44 「顧祝同電蔣中正孟良崮戰役我軍當時部署犧牲整七十四師等情形」（1947 年 5 月 28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4。

4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5 月 13 日：「與恩伯、墨三督導作戰」。

46 「顧祝同電蔣中正孟良崮戰役我軍當時部署犧牲整七十四師等情形」（1947 年 5 月 28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4。

47 林緯年，「孟良崮戰役經過報告書」，〈魯中地區戡亂戰役個人心得報告（二）〉（1947 年 5 月），《國軍檔案》（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典藏），155.2/2760.4。

48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攻勢命令。而整七十四師 13 日晚間雖得知共軍集結重兵，但相信自己的戰力，大意輕敵，[49]才有防範共軍夜襲的必備工作外，仍準備繼續進攻，企圖於 14 日白天攻下坦埠，但直到 14 日早上才確知「狀況已趨不利」。[50]

共軍方面，13 日夜到 14 日凌晨，運用他們擅長的夜戰與夜間行動，[51]以較少兵力攻擊整七十四師側翼的整二十五師，迫使整二十五師無暇他顧，同時以主力利用山區地形迂迴前進，14 日晨已大體形成包圍整七十四師的陣勢。[52]整七十四師與整二十五師面對擅長夜戰攻勢的共軍，因情報不明，只能各自獨立防衛。

14 日上午 7-9 時，顧祝同已知共軍圍攻整七十四師，將向湯兵團正面進犯，於上午 10 時以電話下令第一兵團飭整八十三師、整二十五師及整六十五師一部「向孟良崮垛莊當面之匪攻擊」。[53]顧又下令遠在新泰的第三兵團整十一師向蒙陰移動，整十一師奉命後立即行動，並在中途集結，但 15 日才能向蒙陰前進。[54]直到 14 日申（15-17）時，顧仍認為

49「七十四軍之失敗雖為深入被圍，援兵不力，彈盡被殲。但其本身之輕敵亦為一大原因，蓋自三十五年八月離京北上，剿匪以來，計取淮陰，力克連水，橫掃蘇北，直搗魯南，使陳毅匪軍走投無路，退踞老巢，遂養成輕敵心理。」見林緯年，「孟良崮戰役經過報告書」，〈魯中地區戡亂戰役個人心得報告（二）〉（1947 年 5 月），《國軍檔案》，155.2/2760.4。

5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39。

51 劉熙明，〈國共內戰時期的夜戰（1945-1949）——兼論 1940 年代的現代化武器與戰爭的關係〉，《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0 期（2005，臺北），頁 230-231。

52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 499-500；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32-133；「陸軍整編第二十五師界牌附近戰役戰鬥要報」（1947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17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

53「顧祝同電蔣中正孟良崮戰役我軍當時部署犧牲整七十四師等情形」（1947 年 5 月 28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4；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39；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頁 31-32。

5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七十四師安全撤至孟良崮。[55]

蔣中正方面，14 日晨得知整七十四師被圍攻，認為是顧祝同「愚拙無能，指導錯誤之所致。因其不攻沂水而先攻莒縣，使該師陷於孤立無援之境地而功敗垂成也」，「朝課後研究戰局，決定以七十五與第八十五兩師先攻錦陽關，與濟南部隊會師後，再攻博山」，遂電令第二兵團司令官王敬久與萊蕪的邱清泉副司令官：

> 此時敵既注全力在我右翼蒙陰以南地區，則我左翼主力自應乘機急起，先規復錦陽關，與濟南部隊切實聯繫，打通濟南與吐絲口直達之交通線。此項任務務於巧（18）日前完成。至博山方面，仍應積極進取，以截斷其北退之主要路線。[56]

蔣中正雖不滿顧祝同作為，但旰衡山東戰局，仍樂觀地指揮其他部隊截斷共軍往黃河北退的主要路線，可見蔣當時不認為整七十四師有危險，直接指揮大範圍的部隊行動，也尊重顧在孟良崮一帶的部署。

不過，蔣中正 13 日之夜仍督導作戰，13 日到 14 日黃昏整七十四師撤退到孟良崮之際，蔣責罵顧祝同指導錯誤是否恰當？從保密局的檢討報告來看，將戰敗之責歸咎於陸總部部署失當。陸總部：

> 在開始攻坦埠前即知當面之匪為第九縱隊，其二、四、八縱隊均在一日行程之內可以加入戰鬥，一、三、五縱隊在新泰之東，距坦埠亦僅一二日行程。而坦埠以北數十里地區有七十六個崮（即險山堅寨）為匪巢心臟地，機關廠庫物資等集結於此，自必拚力決爭。今攻坦埠僅用七十四師一個師兵力孤軍深入，既無預備隊，左右兩翼掩護之友軍又甚脆弱，致遭全軍覆沒。
>
> 以重裝部隊進攻坦埠山地實為失策之舉，且仍一再犯患於城池之得失，不作集中優勢兵力與匪決戰之打算。以致二十五師主力不足增

55 「顧祝同電蔣中正孟良崮戰役我軍當時部署犧牲整七十四師等情形」（1947 年 5 月 28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4。

56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1947 年 5 月 14 日。錦陽關是萊蕪縣境的山口要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援時，不能放棄蒙陰，以六十五師之主力增強。於是既不能解七十四師之圍，又不能殲匪主力於孟良崮週圍。[57]

上述說法迴避了陸總部的作為均是各級指揮部形成共識下的攻勢行動，而且整七十四師也不是唯一在沂蒙山區作戰的重裝部隊。陸總部因為情報不明，判斷坦埠周邊共軍兵力不少的看法只是選項之一，這也是情報判斷的常識，故陸總部判斷共軍「北竄」、「乘隙回竄」可能性很大，又未預料共軍在幾天內集中兵力圍攻整七十四師。事實上，得知共軍主力圍攻該師後，國軍方面也調動部隊，準備配合該師裡應外合，與共軍決戰。

其次，此檢討也忽略蔣中正被錯誤的情報誤導，整七十四師在 11-13 日的行動是蔣直接指揮，顧祝同與湯恩伯均是執行蔣的命令，當時在坦埠一帶的作戰方式是「掃蕩」，乃因情報判斷共軍兵力不多。

至於顧祝同或湯恩伯將整七十四師與整二十五師做為攻擊部隊後，又將整七十四師改為主攻部隊，並未違反「主力攻莒縣沂水，一部攻坦埠」的計畫，屬於蔣中正同意的自主權，蔣亦未反對。再者，13 日深夜到 14 日清晨共軍大規模攻擊整七十四師與整二十五師，已就寢的蔣不知，整七十四師亦是在 14 日上午才確知情勢不利，蔣與顧不久得知此訊息，顧並下達蔣可接受的命令，但此時蔣與顧仍不認為整七十四師有危險。因此，檢討報告批評顧祝同 13 日之前的作為乃事後諸葛之詞。

14 日中午，國軍各級指揮部確認共軍主力將圍殲整七十四師之前，所有軍事行動皆為共享情報來源而誤判敵情後形成的共識，蔣中正越級指揮或顧祝同、湯恩伯的自主戰術行動，談不上必須為敗仗負責。但以下的分析指出顧祝同誤判孟良崮地形適合固守，蔣再被誤導，造成援軍未即時出動，則顧必須負最大責任。

顧祝同擁有自主權，又可以由孟良崮戰役後湯恩伯向蔣中正報告看

57 「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湯恩伯在 13 日奉命先取莒縣；13 日晚 10 時，蔣指示以第三縱隊攻略沂水；13 日晚 11 時，顧指示研究後再決定先攻沂水或莒縣；11 時 30 分，決定先攻莒縣；14 日晨 8 時，顧指示第三縱隊「仍遵主席指示先攻沂水」。[58] 14 日晨 8 時 50 分，國防部次長劉斐以電話轉達蔣中正命令，「湯兵團方面照原計劃不變」。[59]期間顧祝同於 13 日晚 11 時又奉蔣電話命令前述的「應令湯兵團迅速進佔莒縣、沂水」，可知蔣 10 時直接指揮湯，於 11 時電告顧。但顧在 11 時與 11 時 30 分電令湯的行動與先前蔣直接指揮湯攻略沂水不同，可見顧有自主權。但 14 日晨，顧「仍遵主席指示先攻沂水」，可知其自主權遭到蔣掣肘後，接受蔣的指揮。湯的指揮權於此是奉蔣與顧命令的執行角色。

戰局瞬息萬變，前線指揮官面臨突發狀況，仍擁有自主權，以便當機立斷。例如，整七十四師緊急撤退至孟良崮，即為「前方指揮官直接之處置」的自主權宜措施。[60]上級不會干涉整七十四師撤退到何處，該師黃昏撤退到孟良崮並在該地休息過夜，是該師師長的自主權。當時上級對該師現況的掌握，自然比不上身歷其境的該師師長。

此外，統帥部接收情報訊息不如前線迅速，蔣中正在後方，黨政軍事務千頭萬緒，國共內戰不只是山東戰場，蔣不可能、也很難兼顧所有細節，何況整七十四師被圍攻後，顧祝同調動部隊往孟良崮一帶移動，

58 「湯恩伯呈蔣中正　謹遵鈞座電話諭示將有關孟良崮附近作戰之重要命令及電話紀錄抄呈」（1947 年 5 月 29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

59 徐州司令部，「沂蒙山區戰鬥經過檢討」（1947 年 5 月 24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

60 5 月 14 日，顧祝同下達部隊向孟良崮一帶前進時，「寒申（15-17 時）整七四師安全撤至孟良崮，整二五師退至界牌以西山地」，均是「前方指揮官直接處置」。見「顧祝同電蔣中正孟良崮戰役我軍當時部署犧牲整七十四師等情形」（1947 年 5 月 28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4。整七十四師撤至孟良崮後，張靈甫以「地形複雜，便想在此固守」，參謀長不同意固守，副參謀長同意固守，張靈甫裁決「安營固守」。見王成斌、劉炳耀、葉萬忠、范傳新主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史》第五集，頁 3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便圍攻共軍，是各單位共享情報所形成的共識。因此，顧在 14 日的攻擊命令，不論是否有自主權，蔣無異議，可說亦屬蔣的意旨。

整七十四師面臨險境的原因，是國軍情報判斷錯誤，11-12 日該師認為共軍人數不多，抵抗力差，因而前進速度太快，與掩護部隊距離過遠。等到情勢逆轉，「退守孟良崮時未能積極與友軍切取聯絡，又不能固守山麓村莊，被迫全部退上孟良崮之石質山頂，無水無柴，隊伍密集，傷亡大而速，且雜兵騾馬為砲火擊亂，影響作戰殊大。」[61]整七十四師不熟山地環境，又不知道該地地形不利於防守，不明共軍活動情報，晚上又是國軍系統性休息時刻，不易行動，必須被迫於短時間內在孟良崮構築防禦設施。

顧祝同雖然即刻調動周邊部隊反擊。不過，14 日白天距離整七十四師最近的國軍支援攻勢均敗退。[62]此外，整二十五師在 13 日之夜起，抵禦攻擊其防地的共軍，部分連隊與搜索隊被圍攻，激戰至 14 日未時（13-15 時）突圍，自顧不暇；另有他部被「匪五、六千人圍攻」。[63]而奉命往坦埠前進的整十一師，14 日黃昏仍在往蒙陰中途集結，當晚休息，無法日夜兼程急進，其他奉命的部隊從 14 日夜至 15 日凌晨亦是靜止狀態。可見共軍 14 日入夜起在孟良崮圍攻整七十四師的關鍵性時刻，

61 「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類似內容另見：「軍務局呈蔣中正王奎昌報告孟良崮作戰經過情形」（1947 年 5 月 2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1；「沂蒙山區戰鬥經過檢討」，〈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3-8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6。又，粟裕認為整七十四師「孤軍冒進」，不符戰場實況，因為整七十四師採取中央突破，必須「稍形突出」。見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 498。但實際上，依國防部原始作戰計畫，往坦埠的攻勢是部分兵力，而且必須與友軍聯繫。

62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33-134；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 500。

63 「陸軍整編第二十五師界牌附近戰役戰鬥要報」（1947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17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軍的救援部隊毫無進展。另一方面，顧祝同高估整七十四師戰力，又低估共軍兵力，直到 15 日下午仍認為整七十四師可以固守孟良崮。[64]因此，14 日上午顧電話命令部隊往整七十四師所在位置前進，主要目的是與共軍主力決戰，是攻勢命令，並非救援。

14 日入夜後，共軍猛攻整七十四師，至 15 日拂曉，該師節節敗退，11 時湯恩伯雖然電令該師固守，又令「二十五師、六十五師主力迅向垛庄孟良崮攻擊前進，夾擊殲滅匪軍，並以解七十四師之圍」，[65]但中午整七十四師已與友軍完全隔斷。[66] 15 日，蔣中正在日記中云：

> 朝課後得前方報告魯中共匪已傾巢出犯，企圖先消滅我進攻坦埠之第七十四師，幸該師已於昨日安全撤退，在孟良崮佈置陣地，未為匪所算，此次匪果被我強制，其不能不與我決戰形勢之下，如我各部隊能把握此惟一戰機，必可予以制命之打擊。[67]

顧祝同情報判斷錯誤，也誤導統帥部，從 14 日黃昏到 15 日凌晨的半日時間，統帥部與顧祝同仍不明共軍的部署，惟共軍的夜間攻勢已加深整七十四師的危局，顧卻仍樂觀看待戰局，沒有任何進一步的緊急措施。直到 15 日白天，援軍大部分受圍攻而被共軍阻援，或仍在集結中。

15 日白天以後，國軍領導層級確認共軍主力圍攻整七十四師後，對情報的看法與指揮權如何運作，分析如下：「對孟良崮圍殲之決計，始於 15 日 12 時之命令。」[68]當日，蔣中正緊盯戰局。[69]顧祝同電令整七十

64 保密局指出顧祝同「對七十四師力量估計過高，對匪力量估計過低」。見「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

65 「陸軍整編第二十五師界牌附近戰役戰鬥要報」（1947 年 5 月 11 至 5 月 17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

66 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頁 34-37。

6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5 月 15 日。

68 「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陸軍整編第二十五師界牌附近戰役戰鬥要報」（1947 年 5 月 11 至 5 月 17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四師固守，吸引共軍主力，又令距離較遠的第一與第三兵團攻擊孟良崮的共軍，企圖在孟良崮以北的地區與共軍決戰。[70]這項命令由蔣主導，姑且不論蔣是否介入調動部隊，顧的作為是獲得情報後的基本常識，但顧仍是誤判形勢。15 日下午，湯恩伯在電話中告知顧情況嚴重，頗表焦急，「但顧尚稱看地圖上孟良崮比臨沂城區大得多，當可固守」。[71] 15 日午後 4 時，顧下令由第七軍抽一個師協同整八十三師向孟良崮方面增援；16 日午確知情勢危殆後，才指示由第三縱隊抽第七軍全部增援，[72]說明顧錯估雙方兵力。保密局事後檢討，認為顧不信任第一兵團通報的軍情，以至「延誤解圍，且喪失決戰時機」。[73]

國軍確定整七十四師固守待援，並與援軍裡應外合圍殲共軍後，戰術行動由顧祝同主導，兵團司令官湯恩伯並無兵權。前言提及國軍戰史認為第一兵團在 15 日共軍開始向孟良崮圍攻時，未令掩護部隊增援，反而令其退至距離孟良崮較遠的地區，不符常理，因湯恩伯已判斷整七十四師危險，不會在 15 日下午下此命令。至於國軍戰史指出徐州司令部與整編師之間「兵團之指揮能力及權責均欠完整」，以此時顧主導情報判斷與部隊調動而言，尤其是情報判斷錯誤，應負最大責任。

15 日下午，顧祝同誤判情報，也誤導了蔣中正。當天晚上蔣就寢前，

---

69 「昨日督導戰局無敢稍忽」。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5 月 16 日。

70 徐州司令部判斷在坦埠以南的東汶河畔（位於坦埠與孟良崮之間）與共軍決戰，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40-141。「湯恩伯呈蔣中正　謹遵鈞座電話諭示將有關孟良崮附近作戰之重要命令及電話紀錄抄呈」（1947 年 5 月 29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

71 「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

72 「湯恩伯呈蔣中正　謹遵鈞座電話諭示將有關孟良崮附近作戰之重要命令及電話紀錄抄呈」（1947 年 5 月 29 日），〈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

73 「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督導戰事的記載。16 日上午，則云「朝課後考慮戰局，第七四師在孟良崮陣地穩定為慰」，[74]可見 15 日夜到 16 日凌晨戰情惡化，蔣與顧祝同均不知情。16 日上午蔣發出手令：

> 電魯中前方將領飭把握戰機協同殲敵……魯共主力已向我傾巢出犯，此為我軍殲敵唯一戰機……如有畏葸猶疑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以致友軍危亡或使敵脫逃者，決徹究嚴懲不貸。[75]

再度重申 15 日中午孟良崮圍殲之決計。但 16 日各部隊正行動中，「據空軍偵察報告，七十四師部隊似有投降之徵候而一度停止部隊前進，以至失卻此一最好機會，據俘匪供稱，匪是時秩序最為混亂也」。[76] 16 日午餐後，蔣獲報整七十四師無線電聯絡已中斷，情勢嚴重，臨睡前已知整七十四師處於劣勢，[77]深夜獲悉該師全軍覆沒，才知孟良崮「地石岩層疊，目標畢露，形成彈巢，……而我各路援軍復以受敵阻擊，迄未到達」。[78]共軍傷亡 1 萬 2 千多人，獲勝後立即脫離戰場。[79]蔣 16 日直接下達的命令，已無法挽回整七十四師被殲滅的命運。

16 日上午，蔣中正仍樂觀地認為國軍可以裡應外合，與共軍主力決

---

7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5 月 16 日。

75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1947 年 5 月 16 日；「顧祝同電蔣中正黃百韜電報共軍第一三六等縱隊向本師各陣地猛犯」（1947 年 5 月 17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49（按：此典藏號史料實際內容為薛岳在 5 月 23 日呈蔣中正，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誤植日期為 5 月 17 日；以下不另說明）。

76 「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

7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5 月 16 日。

78 「顧祝同電蔣中正黃百韜電報共軍第一三六等縱隊向本師各陣地猛犯」（1947 年 5 月 17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49。

79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頁 107-11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頁 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戰，但午後最新情報是整七十四師「情勢嚴重」。短短數小時，戰情急轉直下，說明統帥部的情報訊息來源，除了顧祝同等前線部隊外，包括空軍的偵察，皆無法因應此瞬息萬變的緊急局面。尤其是夜晚的即時情報，國軍更難以掌握。

顧祝同 15 日與 16 日情報判斷失誤，造成整七十四師被殲。蔣中正事後批評顧「處置錯誤」、「指揮無方」、[80]「魯中剿務顧祝同無知妄為，所有重要決策無不錯誤，愚而自用，又不肯請示。故余之意圖與計畫皆為其粉碎，演成雜亂無章之象，以致第七十四師被匪整個之消滅，痛憤無已，不知如何結果矣」。[81]

平心而論，沒有準確的情報，即使顧祝同事事「請示」蔣中正，也不必然能扭轉劣勢。但顧有時不「請示」，又說明他有若干自主權。只是顧在關鍵時刻情報判斷錯誤，擁有自主權的他，即必須為此役慘敗負責。

此外，追究責任時，亦有距離整七十四師最近而奉令救援的整二十五師師長黃伯韜（1900-1948）與整八十三師師長李天霞（1907-1967），故意救援不力的看法。國軍檢討報告中，認為整二十五師未以主力策應進攻，整七十四師左翼被共軍拊擊，且「解圍時不積極，以致錯失戰機」。[82]湯恩伯、黃伯韜與李天霞因而被處分。[83]

---

8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5 月 19、22 日。

8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5 月 17 日。

82 「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

83 1947 年 5 月孟良崮戰役慘敗後，蔣下令懲罰應援不力的指揮官，第八十三師師長李天霞「革職查辦，交軍法審判」，「鄰近各師長與作戰應援有關連者，迅即查明責任，依法嚴辦，以昭炯戒」，第廿五師黃伯韜師長亦遭處分，12 月 19 日，蔣同意李天霞「免于刑事處分」。見《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1947 年 5 月 29 日、12 月 19 日；《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 年 6 月 10 日。〈陳誠呈蔣中正審訊李天霞作戰不力一案〉（1947 年 12 月 1 日，12 月 11 日幕僚簽呈）：該員「既經撤職」，「無違抗救援命令或作戰不力情節，似可准如所擬從寬免究」。見〈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援軍耽誤救援，實有非關人事嫌隙的系統性因素。在老解放區第一線作戰的國軍部隊，面臨共軍的夜襲是普遍現象，他們也因夜晚情報不靈，不清楚共軍規模，遇有夜襲或騷擾時，只能被動地各自防禦，無暇他顧。其次，國軍不熟悉地形，也不擅長在夜間行軍，尤其是在老解放區，更不會在夜間任意行動。因此，14 日知悉共軍要圍攻整七十四師，欲派援軍殲滅共軍的計畫，援軍晚上必須休息，15 日白天才能出動，救援時效耽誤半天。而 15 日黃昏後至 16 日凌晨，援軍也必須休息。從 14 日半夜到 16 日凌晨的兩個暗夜時刻，援軍有所延宕。包括顧祝同在內、有權力調動軍隊的上級各指揮層級與其幕僚，對第一線夜晚戰況遽變，不僅無法掌握即時情報，部隊又難以在夜晚行動，而且缺乏靈活的緊急應變能力。

三、郭汝瑰是否洩密對孟良崮戰役的影響

國軍在孟良崮戰役慘敗，關鍵性時刻的誤判情報、救援不及是主要原因。相對於此，共軍對國軍行動的情報判斷正確，是其獲勝主因，本節將分析雙方情報來源，及其與國軍指揮權之關係。

曾有統帥部洩露軍事行動的說法，蔣中正在 5 月 12 日晚上確定的作戰部署，被參加官邸軍事會議的國防部作戰廳長、又是中共間諜的郭汝瑰交給與他聯繫的中共特工任廉儒（1911-1953），任當時是川鹽銀行上海華山路辦事處主任。郭並叮囑：「這一次的戰鬥序列中，有整編七十四師，全部美式裝備，要解放軍特別小心。」[84]此洩露機密情報之傳言是否為真？如果是，是否為國軍慘敗的原因之一？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12 日晚上郭汝瑰獲得此情報後，如果洩露，是

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2-035。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39；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 504。

84 丁群，〈「最大的共諜」郭汝瑰〉，《文史精華》2004 年第 5 期（石家莊），頁 32-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透過什麼途徑送出？以目前所見資料，無法確定郭汝瑰在 1947 年 5 月 12-14 日期間將國軍進攻坦埠的路線交給任廉儒。再由《郭汝瑰回憶錄》分析，書中未云在此關鍵時刻曾傳達情報給中共特工，僅表示與任廉儒是「單線聯繫」。1947 年 5 月初，郭汝瑰奉命到徐州，不久即返回南京，短期內是否見到任廉儒，書中並未提及。而孟良崮戰役之後，郭到徐州任陸總部參謀長前：

> 此次行色匆匆，未能與任廉儒當面話別，寫信只說了去徐州任職，什麼意見也未交換，此次如何作法毫無把握，心中非常苦悶。又想到，為了不露形跡，當然不能不作計劃、下命令，不管作計劃、下命令動機如何，其效果總是與解放軍為敵；且徐州地處前方，與任廉儒聯繫不易。因此，我輾轉難安，一夜不能入睡。[85]

郭汝瑰自言擔任陸總部參謀長時，與任廉儒聯繫不易。這些資料未提及 1947 年 5 月郭是否與任廉儒見面，也無法知道 5 月 12 至 14 日任廉儒是否也在南京。但郭坦承 1948 年 3 月他再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後，「暗中向任廉儒匯報情況」。[86]

如果 1947 年 5 月 12 至 14 日郭汝瑰未與任廉儒見面，以「單線聯繫」而言，郭應未將國軍在孟良崮戰役的情報外洩，除非共軍方面的檔案史料可茲證明，本文認為目前尚無法確認此事。

其次，如果郭汝瑰有洩露機密，是否為國軍敗戰主因？則須從國、共雙方的整體作戰過程來分析。從 5 月 10 日起，國軍情報誤判坦埠一帶的共軍兵力分離，尚在整補，避戰等待機會，當日在蔣中正主導下，由顧祝同下令追剿，11 日發動往坦埠等地的攻勢。亦即 12 日晚上官邸軍事會議之前，顧已指揮部隊向坦埠進攻，而共軍此時計劃誘敵深入，以局部優勢兵力伺機殲滅缺少奧援的孤立國軍。

共軍經常採取以局部優勢兵力殲滅孤立國軍。例如，5 月 3 日，共軍原決定圍殲剛收復新泰縣的整十一師，因第二兵團主力向新泰靠攏，

85 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頁 205。
86 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頁 177-179、183-198、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共軍主動撤圍並隱蔽。此後，共軍讓國軍誤判其「脫離接觸」是「攻勢疲憊」的退卻，誘使國軍跟蹤追剿。10 日午夜，共軍企圖圍殲進攻沂水但比較孤立的第一兵團第七軍與整四十八師。11 日晚，共軍分析當日整七十四師由垛莊經孟良崮攻坦埠時，尚未確認國軍攻擊路線是局部行動或新的全線進攻。後由國軍空軍數日前轟炸坦埠，第二兵團與第三兵團也配合往坦埠行動，12 日晚確認是全面攻勢，而且判斷整七十四師採取「中央突破」，主攻共軍指揮部所在的坦埠。故共軍當晚放棄攻擊「比較狡猾，不易捕捉」、「又較頑強」的桂系第七軍，轉而決定出敵不意，圍攻國軍戰力極佳、但在山區重裝備不能發揮威力的整七十四師。

共軍認為整七十四師是進攻狀態，而其主力正好在容易集結的坦埠及其兩側地區隱蔽集結，附近尚有一個縱隊，可出其不意迅速集結五倍於該師的兵力，利用山區地形採取正面反擊，並阻擊援軍，共軍並在 13 日黃昏發起全面攻勢。整七十四師遭遇共軍強大逆襲後，節節敗退，撤至不利防守的孟良崮。[87]事實上，共軍在 12 日晚上之前，已由國軍的行動準確預測整七十四師的攻擊行動與路線，並進行圍攻該師的作戰計畫。從 12 日晚郭汝瑰得知整七十四師的行動，至共軍 13 日黃昏發動全面攻勢，若非共軍預先部署，不可能在不到一天的時間於坦埠一帶祕密集結主力。

面對國軍在老解放區的攻勢，共軍採戰略守勢，但由於擁有地利，又主導會戰的時機與戰場的選擇，國共雙方是否發生大戰，取決於國軍的軍事行動是否露出破綻，讓共軍認為有機可乘，集結主力，正面作戰。共軍不打無把握的仗，但被共軍圍攻的國軍如果抵抗得夠久，外援又迅速，也不必然慘敗。例如，1947 年 7 月，共軍主動發起的南麻戰役，是

87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頁 109-111；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26-131；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 488-489、491-494。國軍方面認為孟良戰役中，共軍兵力 12 萬，是國軍兵力（含整二十五師與整八十三師各一部）3 萬的 4 倍。見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頁 21。國軍認為共軍兵力為其四倍，共軍認為其兵力為國軍五倍。正文是共軍觀點，故採五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軍誤判在沂蒙山區的共軍西移支援魯西南津浦路戰事後，從沂蒙山區調出過半主力，此舉使共軍認為南麻周邊國軍兵力不足，可以成功圍殲防守南麻的整十一師胡璉部。此役共軍 18 日晚開始圍攻整十一師，統帥部與其他上級仍未意識到是共軍主力圍攻。但南麻地形有利於防守，整十一師已預判共軍主力將圍攻，不斷加強防守工事。數日的激烈戰事中，暴雨影響共軍行動，不斷接到整十一師長胡璉求援的統帥部也加派援軍介入。整十一師堅持到援軍到達，援軍先鋒適時殲滅共軍的後勤，裡應外合，共軍評估無法圍殲整十一師，又因傷亡慘重，主動撤離南麻戰場，國軍在山東戰場取得首度大勝。[88]

在孟良崮戰役中，誰能取得最後勝利，繫於雙方前線指揮官與支援部隊短暫的時間內是否有正確的作為。孟良崮戰役前，共軍已準確判斷整七十四師的行進路線，共軍包圍該師後，國軍應有機會與共軍主力決戰，當時共軍以五個縱隊圍殲整七十四師，其外圍有國軍十個整編師。[89]以共軍的戰法，遇強則隱匿，遇國軍部署錯誤或脫隊孤立，則集中兵力圍殲之，不見得會圍攻周圍有眾多援軍的整七十四師。該師若非冒進，脫離友軍過遠，讓共軍有機可乘，不至於被圍攻。且共軍殲滅該師前夕，傷亡慘重。若整七十四師被圍攻後，能夠多抵抗 1、2 日，或顧祝同情報判斷正確，蔣或其同意的顧之自主權得以提早下令救援部隊迅速前進；加以救援部隊不敷衍，或救援部隊衝破共軍包圍整七十四師的缺口，使國軍裡應外合，也許不至於全軍覆沒，戰局可能改觀。此亦是國軍在南麻戰役與孟良崮戰役中，國軍均採取裡應外合戰術，但為何勝負互見的原因。由此可知，郭汝瑰如果有洩露機密，與國軍在孟良崮戰役慘敗的關聯性不大。

88 劉熙明，〈國共內戰期間國軍的指揮權問題：南麻戰役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所集刊》第 81 期，頁 118、125-126。

89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頁 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孟良崮戰役中，整七十四師的軍事行動是各級指揮部依據情報所形成的共識，但此短暫的戰事中，有調動軍隊權力的顧祝同比統帥部更早獲得前線情報，顧在必須立刻迅速救援的關鍵時刻，忽略前線部隊情報，又判斷錯誤，誤判孟良崮地形有利於整七十四師防守，誤判該師可以抵抗更久，錯失迅速救援時機，是此役國軍慘敗很重要的因素。相對於此，蔣中正是否越級指揮與統帥部是否洩露情報，並非關鍵。

國軍在老解放區的攻勢中，戰略目的是尋找共軍主力，並與之決戰。孟良崮戰役爆發前，共軍已由國軍前線部隊的行進路線與空軍轟炸地點，準確判斷整七十四師的行動，因而迅速部署圍殲該師，此與國軍統帥部是否洩密關係不大。由於共軍情報靈通，大戰時機與戰場的選擇均由共軍主導，整七十四師如果沒有冒然躁進，與友軍保持在安全距離之內，共軍無隙可圍殲時，通常不會與國軍正面決戰。再者，整七十四師是攻勢作戰而敗退到不利防守的孟良崮，此前整七十四師與其附近友軍同時遭受共軍圍攻，自顧不暇。

指揮權方面，蔣中正授權顧祝同有自主性的戰術作為，但敗仗後，蔣痛批顧「不肯請示」。湯恩伯身為兵團司令官，戰後檢討指出上級命令均下達至師部，兵團無權調動部隊。再者，「參謀總長與湯司令官本來交惡，此次任湯為兵團司令官，與歐震、王敬久等司令官同等地位，頗為消極，以至上級不能賦予權力，兵團司令官僅不過傳達命令，而各師以兵團司令官既不能為之解除困難，接受指揮之程度至淺」。[90]實際運作上，蔣直接指揮湯恩伯時，也告知顧祝同；顧也會透過湯下令給整七十四師。此外，湯恩伯不像顧有自主指揮權，反而是整七十四師師長遭逢險境時，可以自行決定撤退。湯在整七十四師撤至孟良崮之初，情

90 「保密局呈蔣中正毛定邦函報整七十四師在魯中孟良崮戰役失敗原因」（1947 年 5 月 31 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400-00021-0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報判斷正確，認為該師面臨危境，但有責無權。

顧祝同的自主權又表現於比統帥部更早獲得情報時，立即的指揮權。整七十四師撤至孟良崮之前，顧、湯與整七十四師等前線指揮官，均不知孟良崮地形不利防守，獲知實情後，統帥部與顧祝同仍錯估敵情，顧誤判該師戰力足以抵抗到救援部隊到達，晚了一天的援救行動造成整七十四師全軍覆沒，蔣雖在 16 日直接下達救援命令給各兵團與整編師，為時已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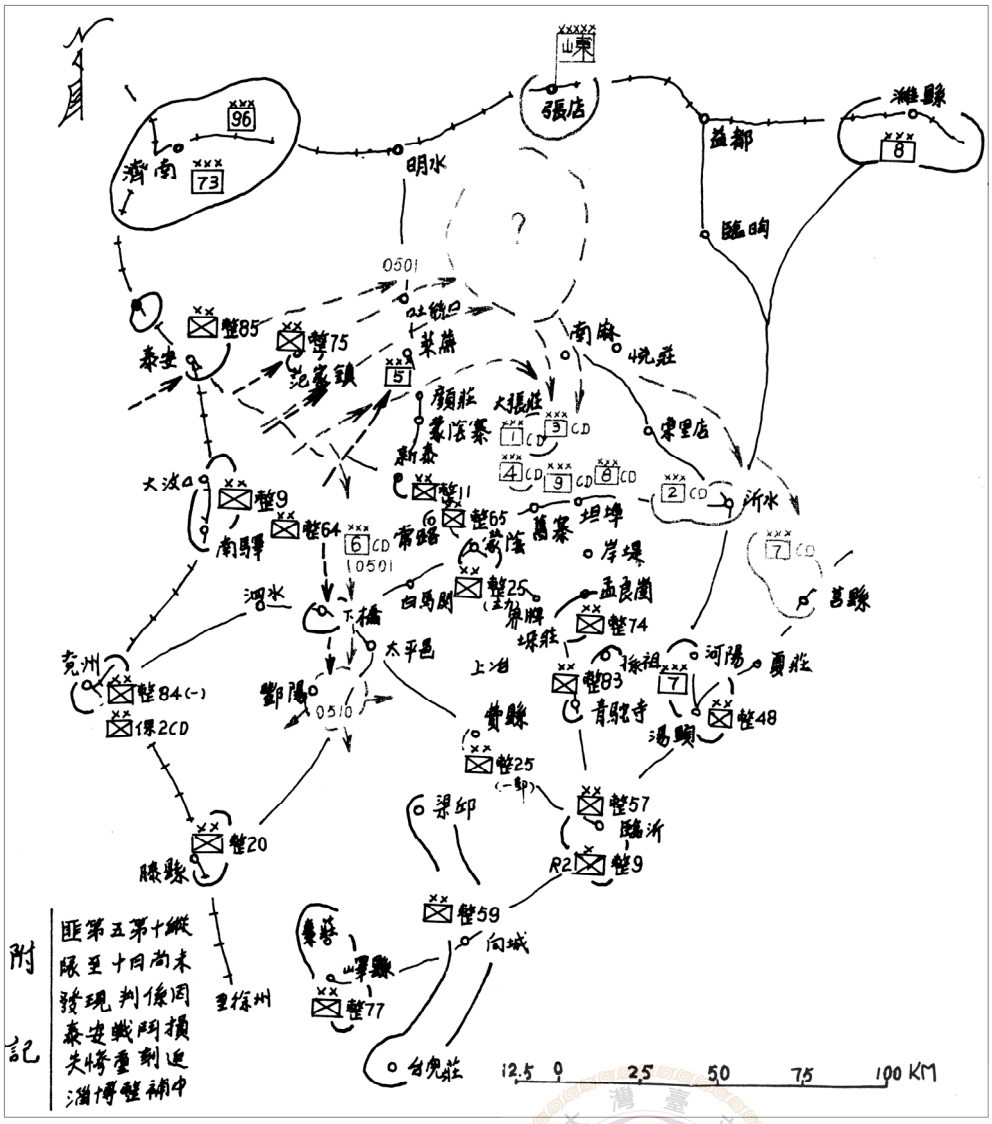
總之，蔣中正直接指揮與孟良崮戰役慘敗的關聯性不大，主導情報判斷而擁有短暫自主權的顧祝同，因誤判情勢，耽誤救援時機，必須負最大責任。

*本文感謝匿名審查教授悉心指正。本文於修改期間蒐集史料，承蒙科技部研究計畫「國軍在山東戰場嶧縣至萊蕪戰役的指揮權（1947 年 1-2 月）」（MOST 103-2410-H-243-001）的經費協助，特此誌謝。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林榮盛　歐陽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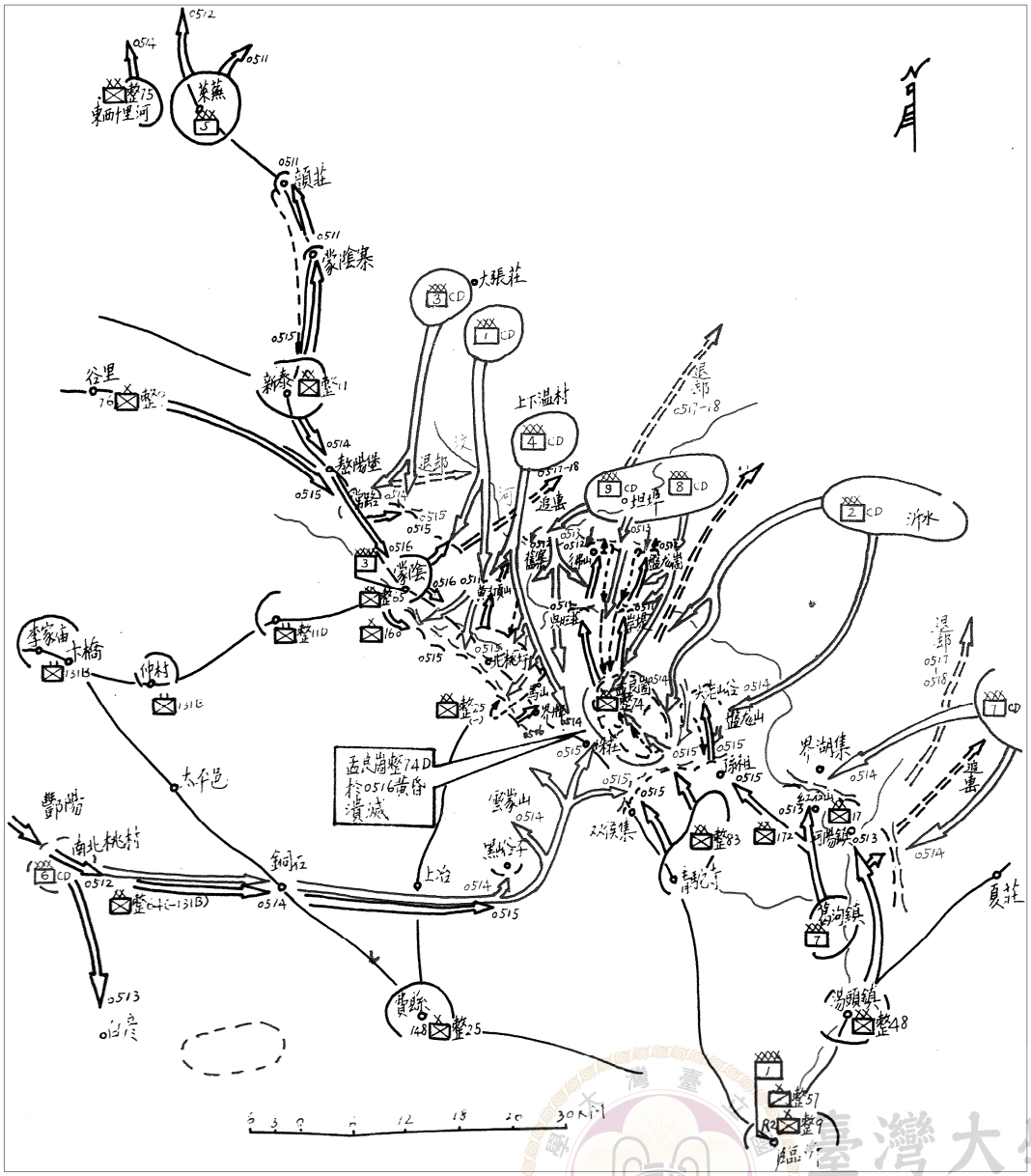
附圖一　孟良崮作戰前匪我一般態勢要圖（1947 年 5 月 10 日）



資料來源：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95，插圖三十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圖二　孟良崮作戰經過要圖（1947 年 5 月 11-17 日）



資料來源：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頁 297，插圖三十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典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典藏。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典藏。
〈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3-8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6。新北市：國家檔案局典藏。
〈魯中戡亂戰役案〉（1947 年 4 月），《國軍檔案》，543.6/2760.2/7。新北市：國家檔案局典藏。
〈魯中地區戡亂戰役個人心得報告（二）〉（1947 年 5 月），《國軍檔案》，155.2/2760.4。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典藏。
〈黃國樑將軍山東戡亂戰役回憶錄〉（35.12~37.11），《國軍檔案》，C’46-24，155.2/4480。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典藏。

二、近人研究

丁 群，〈「最大的共諜」郭汝瑰〉，《文史精華》2004 年第 5 期，石家莊，頁 28-35。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三冊・綏靖時期（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
三軍大學編纂，《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第九冊・總檢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
王成斌、劉炳耀、葉萬忠、范傳新主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史》第五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2005。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 6 卷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國防部史政局編纂，《孟良崮戰鬪》。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5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戡亂戰史》，第七冊・華東地區作戰（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北京，頁 27-49、3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粟　裕，《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劉熙明，〈國共內戰時期的夜戰（1945-1949）——兼論 1940 年代的現代化武器與戰爭的關係〉，《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0 期，2005，臺北，頁 189-231。
劉熙明，〈國共內戰期間國軍的指揮權問題：南麻戰役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1 期，2013，臺北，頁 99-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6 (Dec. 2015), pp.189-22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5.56.05

The Role of Command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in the Menglianggu Battle in the Shandong Battlefield (May 1947)

Liu, Shih-ming*

Abstract

During the Battle of Menglianggu in Shandong, the highly elite 74th Organized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was outnumbered by Communist forces, and was eventually eliminated on May 1947.

The command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ist Army for this battle was vested in Gu Zhutong, who made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s of intelligence reports, ignored more accurate reports from front line troops, and thus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effect rapid support, all of which constituted major factors in the Nationalist Army's heavy losses.

However, Chiang Kai-Shek's information came from Gu, and when that division retreated to Menglianggu and the battle was in its critical stage, Gu made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s of field intelligence, and delayed support operations by one day, resulting in the entire division is being eliminated.

Although Chiang directly issued support orders again to all army groups and organized divisions, it was too late.

Keywords: civil war, Nationalist Army, Chiang Kai-shek, Gu Zhutong, Menglianggu battle, Shandong Battlefield.

*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34, Sec. 2, Heping E. Rd., Taipei City 10671, Taiwan (R.O.C);
E-mail: zz888zzzz@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